

画说三晋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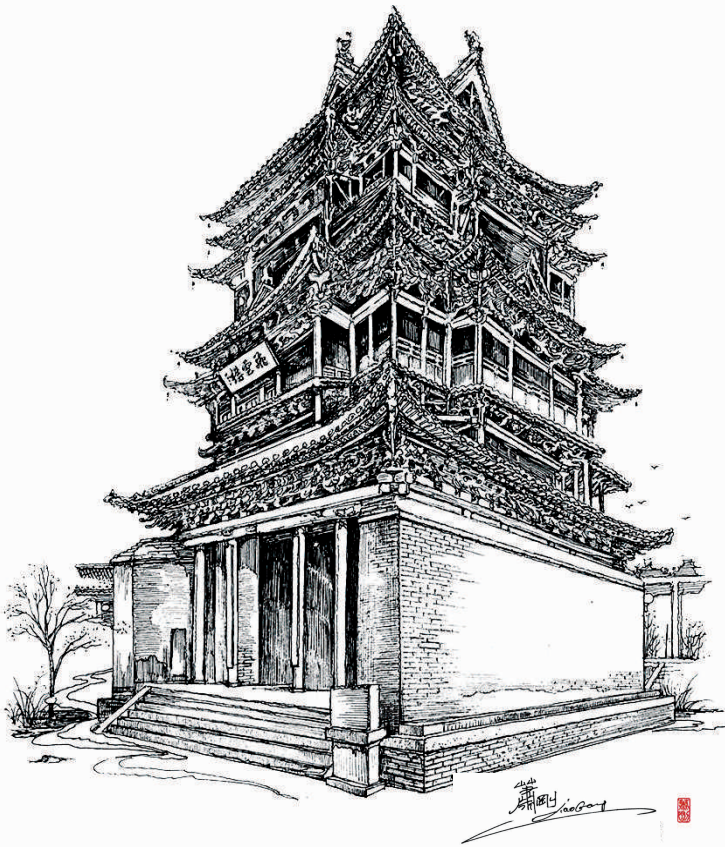
万荣飞云楼

萧 刚 文/钢笔画

飞云楼的绘制难度主要是选角度,因体量大,如整体完成,空间不足的问题特别明显,局部表现总觉欠缺。在行走山西的过程中,遇到多少同样的问题已经数不清了……

飞云楼位于我省万荣县东岳庙内,为纯木质结构,被誉为“中华第一木楼”。飞云楼为元明风格建筑,高23.19米,全楼斗拱密布,玲珑精巧,与应县木塔并称为“南楼北塔”。飞云楼体量不大,但有四层屋檐、12个三角形屋顶侧面、32个屋

角,楼木面不髹漆,通体显现木材本色。飞云楼是解店东岳庙内建筑群中的代表,民谚有“万荣有个解店楼,半截插在天里头”。1988年,飞云楼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14年9月,飞云楼顶层屋面完成修缮。



故乡忆旧

流苏树

裴黎光

流苏树,还有另一个朴实的名字,叫牛筋树。到了伏天,采下它肥大的叶子,阴干,可以直接煮茶,口感特别醇厚香郁。在我们老家,逢年过节或者有红白喜事,以茶待客主要就用这种牛筋茶。这种树生长在圣王山的高处。如果采茶,最好找那种大而老的树,而这种老树都在悬崖峭壁之上,所以要采到上等的牛筋茶并非易事。圣王山上的采茶人很少,一是因为山高路远,地形险要;二是这种树极罕见,大部分山民压根就不认识。我爸就是一个采茶人。每年,他都要到圣王山上采一次茶,采回来几十斤,大部分卖给镇子上的工厂,小部分留下来自己喝,也送亲友。茶叶价格比

一般药材好一些,有几年,我们全家都去采过茶,一人扛一大袋子,有几十斤,扛到玉皇顶西边的公路上,再坐拉煤车回来,省力不少。我们以前从没见过牛筋树开花。三年前的初春,我爸从山上移回来几株牛筋树苗,栽在院子里,以后的每年春末,院子里都会盛开一树树洁白的花团。牛筋树的花团特别舒展,花朵纤细曼妙,宛如流苏装饰,它的学名“流苏树”大概就是这么来的。花开时节,一树一树洁白如雪,所以它还有另一个诗意的名字——四月雪。去年,家里的流苏树开花后,我爸拍了小视频发给我,花枝迎风,群鸟乱鸣,那时的院子真美!

平遥县东南四十公里处,栖着一个叫南岭底的村子。南岭底四面八方皆通美景。村南接沁源县桃园村;村北沟沟纵横,有大小东沟、吊王沟、韭菜沟;村东有山黑城岭(当地人称文公山);村西有一山绵延,山岭向北延伸直抵城墙岭。这样处处蕴藏着雄、奇、险、幽的原生态之地,令人惊喜之中又见惊喜。最令我惊喜之地,名曰韭菜沟。

一行人自开阔处,向村北缓缓上得一处小坡,便来到了一条长约两千米的沟壑,即是韭菜沟。行路不久,路渐险,景更幽。天生天长的植物或直入云天,或相互缠绕扭绞,遮天蔽日,自成一方幽闭空间。四林合野,人的心反而敞开了,对着陌生的林木,生发出知己和喜乐之情。抬首仰望,绿意满眼,低调和含蓄流泻出的美感,真让人报以由衷的回响。阳光自叶和叶的缝隙露进几许,洒下斑驳的余晖,温润了一片静寂中悠悠传来的萧萧之声。有奇形怪状的古树拦路,凝神细视,白桦抱团成林,白檀秋结蓝果,紫椴的小枝正在练习“之”字书法,白皮松的树皮伴着日照变戏法,茶条槭的翅果正红得艳丽……此间植物自由自在地流动在沟沟壑壑,模样或气宇轩昂,或荒腔走板,皆有独一份的气派和风流在。它们整日悠闲地鉴赏着日影和鸟声,渐渐习得一种地老天荒般的仙风道骨。叶荣叶枯,飘出的都是林下风致的韵味。它们的社交对象只是风,节拍和谐悠长,簌簌、淅淅、嗖嗖、吟吟,还有类似水声的潺潺,互交互织,共吟共唱,成全了一方树林的自我回味。有幸听闻的人,心中会泛起悸动。

我在这迷茫而岑寂的美感中小心翼翼前行,脚踩着如针松叶,俯身拾捡几粒卵圆形状的松球,那些木质的鳞片,漫不经心编织着时光的质感,锁住了松树的种子。这时有一同行友人,唱起了山歌,声音化成了风飘过山林。

中途路遇两孔岩洞,据说晋文公曾经在此落脚,白日狩猎充饥,夜间燃枝照明,度过了生命中的流亡岁月。据当地人讲,文公岩洞也曾有野豹前来安身。在村中登高用望远镜眺望,还可清晰辨识出豹子身上的斑点和花纹。村人闻讯野豹占山,一时不敢再踏足韭菜沟半步。原先每年的三四月份,韭菜沟遍野生韭菜,叶子细长,通身碧绿,宛若碧玉。农妇三五成群,结伴挑食,或度灾年,或安日月。如今,野豹已悄然杳去,南岭底人又把足迹印进了韭菜沟,开山觅路,查探深山真容。每年直到五月,韭菜沟内的积雪都凝固不化,有徒步爱好者来此跋涉,需绳索绑树,人人扶腰,前者呼,后者应,彼此提携,尽享山林之趣。

回望韭菜沟,对着一棵树、一片草、几块乱石微笑,刹那间完全忘我,以真性真情收获自然对于心灵的清洁。

粮食列传

豆子江湖

(三)

李耀岗

江湖上,豆类的骨头算是够硬的,硬到有种有骨气的人还一再借了豆的名号,自称“铁蚕豆”“铜豌豆”。不然,河东剧作家关汉卿,为何要做一粒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槌不匾、炒不爆、响当当”的铜豌豆呢?此公,巨笔写尽《窦娥冤》,呼来人间“六月雪”,他可真是铁骨铮铮的一粒运城产的铜豌豆呢。不然,世间那么多的粮食颗粒,只有豆子被道家法术用来借兵,撒豆成兵,力敌万夫,许是因为它们天生的壮硕与勇猛、硬撇撇与响当当吧。我幼时以为,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对豆子的膜拜,能超出“撒豆成兵”了,与之相随的是呼风唤雨、移山倒海、挥剑成河、点石成金……于是,走夜路时口袋里也装一把豆,不吃,预备着紧要关头撒出去。一粒粒圆滚滚的豆子,如健夫劲卒,适合跋涉、冲锋、一往无前、绝不后退。一粒粒颜色各异的豆子,还曾作了不徇私情的道具,早期的选举,一人一豆,人前一碗,选谁便把豆放进谁的碗里。

江湖上,一直流传着关于豆子的传说。有摸出豆子当暗器的,还有靠捡食马粪中未消化的豆粒捡回几条人命的……讲一个身边人的故事,高中时运城康杰中学有位语文老师罗力立,罗云鹏烈士之女,仅8个月大时随大人入狱,有大西北的“小萝卜头”之称,曾与西部歌王王洛宾同囚于兰州沙沟监狱。一日,6岁的罗力立监牢里捡到一颗蚕豆,高墙之内与世隔绝,视之为人间最好吃之物,歌王感慨世道不公,遂以片纸为小力立作《大豆谣》歌,祝福她“长大冲出铁大门,全世界大豆属于你”。从此传为佳话,隔代人相交多年,结下深厚友谊。

出狱以后,数年之间,歌王王洛宾一直记着那个以大豆为最美的小姑娘,多次看望当年的狱友“小萝卜头”,每次还不忘带去一袋大豆给她。1994年3月,81岁高龄的王洛宾最后一次到运城看望罗力立,并带去他们之间不变的信物——大豆,作为幸存者,他们一起回忆当年,一起流泪,一起唱歌,一起吃大豆。

两年之后,1996年3月,一代传奇歌王王洛宾辞世。

2020年12月,儿童剧《大豆谣》兰州首演,耄耋之年的罗力立老师应邀到场,嚤咀看完整场演出。

纪实

力与美的结合

钱学森的家是力学家和歌唱家的结合,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,是力与美的结合。

北京对钱学森来说并不陌生,他幼年就随父母从上海迁到北京,那时他们住的是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,院子里有四梁八柱的青砖瓦房,有挂着铜门钹的大门,有海棠树和金鱼缸,充满了和谐与安宁的气氛。在这个四合院里,他从父亲那里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,从母亲那里了解了花草树木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,开启了他渴求知识的欲望之门。在这里,他从一名充满稚气的儿童成长为一名憧憬科学的少年,走进中学大门之后,又对音乐、美术、文学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

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也就是在这个四合院里,他结识了多才多艺、聪慧美丽的蒋英。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、军事教育家。他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好友。蒋百里有五位如花似玉的女儿,钱均夫和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却没有女儿,于是两家商量好,将蒋家排行第三的蒋英送到钱家,给钱均夫和章兰娟当女儿,而且还更名改姓为“钱学英”。从此,13岁的钱学森就有了一位5岁的漂亮、聪明的小妹妹。虽然不久,蒋家实在舍不得可爱的三女儿,蒋英又回到了自己家,但是两家一直来往不断。蒋英上了中学之后,钱学森到蒋家来玩,蒋英还为此这位哥哥弹钢琴,而钱学森此时也成了一位音乐发烧友,还是学校乐队的圆号手。后来,钱学森赴美国求学;蒋英赴德国、瑞士学习音乐,两人才中断了联系。直到12年之后,已经成为著名学者的钱学森回国探亲,又见到了蒋英。于是这对“青梅竹马”,终成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“神仙眷侣”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4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琴,而钱学森此时也成了一位音乐发烧友,还是学校乐队的圆号手。后来,钱学森赴美国求学;蒋英赴德国、瑞士学习音乐,两人才中断了联系。直到12年之后,已经成为著名学者的钱学森回国探亲,又见到了蒋英。于是这对“青梅竹马”,终成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“神仙眷侣”。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4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那汉子转过身:我是八路军。说完已经消失在远处的街巷里。牛靠靠一直等到那个背影消失了才转过身来。她还在回味着汉子说的话,回想着汉子的面孔。那面孔是如此清晰地印记在她的头脑中,以致过了很长时间她还能记起那汉子脸上的每一个细节。

四 黑峪口渡口上一片繁忙。黑峪口渡口不大,过去也不是很拥挤,南来北往的商船卸货的卸货装载的装载,摆渡的木船也是载着客人来回穿梭,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慢条斯理而又井然有序。现在战争突然临近,各种人员往来骤然增多,除了过往的军人,山西这边的大户人家也一拨一拨地向黄河那边转移人员财产,一时间渡口上形成了那个年代少见的忙乱景象。码头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箱子柜子包裹,还有大批的牛羊鸡鸭等等,叫喊声、吵闹声、还有鸡鸭牛羊长长短短的鸣叫声,乱哄哄地响成一片。这倒是给摆渡的人带来难得的好生意。贺

麻子和冷娃天不亮就被人叫起来,一趟一趟往来两岸。好在冷娃现在已经是一个精壮的汉子了。小伙子一直在渡船上长大,风里来雨里去,十几年过去俨然一位壮实的艄公。冷娃个子不高,但两条腿长得又短又粗,大脚板踩在船头上就如钉子钉在了那里一般,两条胳膊由于长年劳作也是粗壮有力,上百斤的货物冷娃拎起来就放到船上。现在天气已经很冷了,冷娃仍然挽着裤腿,干活热了,干脆把上衣也脱了,露出身上黑红的肌肉。贺麻子上了年纪坐在船尾把舵,冷娃年轻站在船头上撑杆,父子两个配合默契,用心经营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木船。

小说

行走笔记

韭菜沟的林木

赵 静